

雪宝顶

一

一个紧急刹车，腾起一股散乱的尘土。纳米村到了。

透过车窗，看到的是一间间石头房子。飘荡的经幡五颜六色地挂着。阳光西斜，天是透蓝的。一路颠簸，大家都累了。

下车时，短信“嘟”一声响了。嫣子犹豫了一会，还是把手伸进腰包。打开一看，冷汗泛了出来：出事了，梅婷割腕了。一下子，手里拎着的包滑落下来，跌落到了尘土里。

“这就是雪宝顶。”尤大手指着前方。雪山就在眼前，在太阳里闪着晶莹的光。她定了定神，面前有路，村庄，溪水，还有远处正在啃草的大片牦牛群。

车盖打开了，行李追着阳光一齐露了出来。她的登山包很沉，鼓起着，提了一下，想上肩，结果没上去。她又提了一下，还是没上去。绿豆上来，托了一把，然后就像入了榫似的，牢牢地扎住了她的肩膀。这次要登雪山，设备和装备是前所未有得多。她背了一大包，还拎了两小包，小包里有零食。尽管她知道没心情吃，但在成都还是买了许多。要善待自己，善待自己不会有错，求别人关心你是徒劳的，要自己关心自己。

眼前浮现的是梅婷。嫣子告诉自己要忘记她，却总是不行。村子里跑出一个小男孩，十一二岁，是来领路的，带他们到住宿的地方。小男孩脚蹬一双不合脚的旅游鞋，肥大得好像要脱落下来。嫣子想，肯定是哪个游客扔下的。他拖着鞋，踩过的地方，不时会有灰尘从他屁股后面腾起来。男孩的脸上有两块苹果大小的高原红，镶在他有些污垢的脸皮上。嫣子有一种想伸手摸摸的冲动。

这次来，共6人。她嫣子，领队尤大，还有绿豆、草根一族、少顷和大力士。少顷在说笑话，一个黄色的笑话，她没有听，只顾低头走。这趟来，是不是疯了呢？她问自己。

住在纳米小客栈。她是女的，单独一间，五个男的挤两间。放行李时，听到隔壁在拖床铺，估计要拼铺了。摘下帽子，走到一

面图像模糊的镜子前，看到自己陌生的面容。额上有汗，头发黏在一起，眼睛里有血丝。她还看到了皱纹，只有 29 岁，但眼角边已经有小印痕像虫子一样爬着。一屁股坐在床上，木然地盯着窗外，仿佛，仿佛那里处处都有梅婷。溪流声从窗户里透进来，哗哗地响，她想，那应该是从雪宝顶上流下来的圣水。

循着声音去找溪流。溪，就在不远处，白水欢腾。蹲下来，掬起水，往脸上泼，结果惊得跳起来。水，像是冰一样刺痛她的脸。“过一会，在客厅开碰头会。”尤大站在窗口对她喊。夕阳拖着余力，正在缓缓西落，照在他泛青的脸上。她的心一动，想，尤大还是充满了异性的魅力。

尤大是专业领队，带过很多队。大家都说他严。她爬过三清山，探过楠溪江，好歹也算个驴友，但这回不同，这次是登雪宝顶。换在几个月前，她想都不敢想。雪山太远，有点遥不可及，但现在她恰恰站在了它的脚下。此刻，能看到雪山的清冷、庄严和高大。一抬头，余晖正落在雪宝顶上，深红的一大片，像是正在涂一层浓浓的颜料。周围都暗黑了，唯有这片红，覆盖着，那么夺目，又那么不可思议。她看着呆了，这是从未见过的景致。包着头巾的少顷正举着相机在拍，嘴里在不停地嗷叫。听到叫声，大伙都从屋里奔出来，连尤大也站到一个高坡上，举起大炮相机。

她没有回屋取相机，没有，风景于她而言没有价值。此刻，她依然没有激动，内心还是像潭死水。当其他人看到日照金山激

动地跳跃时，她的后背却在泛起寒意，好像冰水正沿着她的脊梁一直往下走，弥漫整个背部。这算什么呢？不就是几缕死板的红光吗？值得如此亢奋吗？风从村庄的角落里挤着跑出来，扑上来，罩住她的身子，牛粪和干草的味道，若隐若现，不时撩动她的鼻息。那些叠起来的牛粪，像一道道小城墙，黑压压地盘旋在每家每户门口。回到房间，关上了门，被冷水浸润过的脸，有点紧绷。窗外不时传来同伴的声音：“太漂亮了！真是太漂亮了！这辈子没见过这么漂亮的。”听着听着，她忍不住冷笑几声。

当落日最终躲进黑幕，四处阴沉泛起时，她听到了尤大的敲门声。他在通知开会。

来到客栈大厅，大伙都已坐好，在低头欣赏各自相机里的照片。女主人在厨房炒菜，一股带着辣香的油腻味在鼻孔前游走。大厅很低，四周像坑一样圈围起来，座位上面铺了一层厚厚的毛垫子。桌子油亮，光线落在上面，形成暗影。她进来时，有人摁亮了电灯。电灯不够亮，一阵强，一阵弱。说是自发的电。

“吃饭前，我们商量一下明天的事，这事很重要，大家都要好好听。”尤大喝了一口矿泉水说。谁也没吭声，炒菜声夹着香味从里间飘荡而出，还有剁肉的声响。“登雪山，和其他的驴行不一样，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，这是有危险的，有很大的危险，所以我们不能大意，一点大意的心都不能有。”尤大站在中间，目光四巡，神态甚至有点压抑。他的目光硬硬的，她能感到那光泽上的道道

棱角。

“既然我们来了，就要齐心协力，不能一个人单干，一定要服从指挥，这里不能容许有一丁点的散漫。”登雪山有危险，这一点她是清楚的。她是想过的，甚至可以说是反反复复地想过。现在她能站在雪山脚下，就是选择的结果。她不会后悔，一个月前她就跟尤大说了，她要来，必须来。这里面有她的坚韧，也有她的任性。

就在这时，手机响了。她看了一下，愣了愣，是立群。

手机响着，流行乐做成的铃声把屋里的气氛搅乱了。她没接，让铃声一折腾，她的心有些乱。这会儿打来是什么意思？是道歉吗？还是继续狡辩？她不想听到他的声音，不想与他说什么，甚至不想听到有关他的任何事。尤大瞪了一眼，想对她说什么，但没说出口，最后继续在他的话题上作延伸。“雪宝顶海拔 5 588 米，听起来不高，但这山有难度，容易发生事故，我上去过两次，每次都遇到不同的情况。”尤大手指着雪山方向说。手机还在响，她摁掉了。

只过了十几秒钟，手机又响起。依然是立群，像牛皮糖一样不依不饶。她又掐了。掐后又响，响后又掐。

尤大停在那里，不满写满了他整张脸。

“嫣子，你能不能安心地听一听？要冲顶，就必须服从指挥，像你这样松松垮垮迟早是要出事的。”话很僵硬，也很无礼，令气氛紧张。大家瞬时全把目光汇拢，像箭一样，射了过来。

她难堪极了，脸也顷刻间红了，红得像要烧起来。她“呼”地站了起来，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
“讲话怎么这么鲁莽？你知道鲁莽就是粗鲁，就是无知。”她涨红着脸，语言像浪花一样撞击着。她愤怒了。原本是冲着立群的，现在却转向了尤大。其实，尤大是替死鬼，让她恼怒的是立群，但在瞬间被这个尤大替代了。她把对立群的恼怒都发泄到了尤大身上。说完，站起来，腿还碰倒了凳子，一阵撞击声后留给给大家的是她走出去的背影。大家的目光齐刷刷，她僵直的背影令空气窒息，更令大家鸦雀无声。

回到房间，门的撞击声回荡在走廊。她一头倒在床上。窗外，似乎黑布蒙面，一团阴郁，空荡荡的院子里只有一台拖拉机的轮廓隐约可见。风贴着过道，从那隙开的门缝里钻进来，把窗帘的一角翻起，啪的一下，又啪的一下，无精打采地拍打着窗框子。

我为什么会到这个鬼地方啊？是不是疯了呢？……她相信，是自己冲动的结果。她无力面对现实，要逃避现实，所以就选择了这一次的行動。这一点，她是清楚的，但别人并不清楚，包括尤大。但她不能告诉尤大，这只能是自己的一个秘密。

这时，短信声又响了。窗外的灰黑更重了，似雾气般在游动。她挣扎着，吃力地从床上坐起，一脸迷茫。短信还是立群发的，显示出这么一行冰凉的句子：梅婷还在医院抢救。

二

灯泡不亮，外面蒙了一层污垢，光线像个老人一样软弱无力，忽明忽暗。

门，被擂响了，大力士推了进来。大力士实际上是小个子，一副文弱样，不知为什么会取这么个吓唬人的网名。他的冲锋衣敞开着。

“喂，吃饭了。”大力士压低了声说。

“不去。”她回绝了，态度坚决。

“何必呢？饭总要吃的。人是铁，饭是钢嘛。”

“去去去，不要烦我，我说了不去就是不去。”

大力士灰溜溜地，讨了个没趣，走了。他一走，她把门的保险按上，又把电灯拉灭，自己就像沉入到了幽黑的海底。头隐隐有些胀，还伴有恶心。努力摇了摇头，竟然听到了嗡嗡的回声，像是一个闭塞的山谷发出的。会不会是高原反应？纳米村已经超过3 000米了，是有这种可能的。她有些担心，又有些不顾。痛吧，痛吧，痛又能怎么样呢？

刚才的短信让她爱恨交织。其实，她内心是有些幸灾乐祸的，

甚至，还巴不得梅婷出事。这是她的心里话，虽不说出来，但绝对有这么一层。看，咎由自取吧，这是自作自受，她在心里这样恶狠狠地说。梅婷是什么人？现在是她的敌人。正是这个女人，把她的生活搅乱了、搅碎了，她要把这个女人从生活中放逐出去，希望她出事，出大事。这是上帝在帮她，在惩罚这个女人。但在这背后，她又觉得躲藏着不安，甚至是恐慌。万一死了呢？如果梅婷真死了怎么办？

黑暗中，同伴们遥远的声音清晰可辨，铿锵有力。一轮又一轮，从前院传出，冲击她的耳膜。要呕出来的感觉更强烈了，她难受，越来越难受了。于是，从床上起来，推开窗，半靠着。

空濛的大地是陌生的，灰黑的雾霭，一团又一团地扭结着，远处的雪山只能靠想象去辨别了。那里似有似无，但她觉得有一种莫名的存在挡在那里，这种存在令她不安。她不像队里其他人，对雪山充满向往，看到雪山会发狂。她没有，她到这里是为了报复，报复立群，更多的是报复自己。然而现在，在这么个夜晚，那种不安开始像雨水一样蔓延开来，令她的不适更为强烈。

做出这个决定是在一个月前。由于没有一丁点的准备，当那事情发生时，她完全不知所措。记得那天，她开车跑到市中心南湖，对着广阔的湖面一语未发。她一次次往湖中心扔石块，激起的水花甚至沾到了自己，弄湿了衣裳。她脑子迟钝，反应木讷，像幽灵一样在湖边转悠。有一刻，她还对着湖面扔石块，扑通一声，

又扑通一声，掀起浪花一片片，连鸟儿也没有从树枝上飞离撤走。立群撕碎了她的心，他让她第一次领教了什么叫残酷。在这之前，她无条件地相信他。在她心中，他曾经很不凡，然而，那一刻，他却成了小偷、无赖和谎言制造者，形象就像玻璃那样裂了、碎了。还有梅婷，这个令她无法释怀的女人。她们曾经是那样的亲密，一起游玩，一起分享秘密。她一直叫她梅姐梅姐，那些日子，她真的把她当成亲姐姐一样。

现在，她逃离了，逃到了纳米村。不是逃离，是什么呢？她要切断这一层层缠住身躯的蛛网，然而这网是那样的稠密，怎么切也切不断。蛛网又会自动地缠上来，一圈又一圈。歌声飘来了。是这批人在唱歌。驴友们总会发疯，每到一个地方，会疯癫，会张狂。有人在敲锅盖，叮叮当当。嘶哑的嗓音颤抖着，击穿这沉沉暮色。流水还在耳边喧哗，不知疲倦地流着，哗哗，又哗哗。

门又被敲响了，这回更重，好像是握着空拳在敲。她不想起来，用手塞住耳朵，但敲门声没有退去。“嫣子开门，嫣子快开门。”最后，她扭不过。当门打开时，两个男人像潮水一般涌入，二话没说，架起她就走。“走，吃饭去，吃饭去。”她扭动着，可终究挣不脱。心想，肯定是尤大派来的。

果然，他们都在，在暗淡、低矮的客厅。不过，没见尤大。他们说尤大见向导去了。桌上随意地堆着几盆菜，有牛肉，有鸡块，

有蔬菜，还有酥油茶。一股藏香从屋里的角落升起来，浓郁得很。正中的墙上挂着一幅唐卡，佛像、仙鹤和雪山等图案鼓鼓地塞满整个画面。绿豆举起一根牛骨头，颤悠悠地递到她面前，很有浪漫的拍马屁情调。戴着眼镜的少顷，正在给她的碗里倒酒。“青稞酒，到了高原一定要尝尝青稞酒，这是必须的。”

她呆坐着，神情像受了惊吓，此刻正犹豫，要不要喝。四个人的目光都黏着她，像是把她当成了女神。灯光像太阳雨，洒洒停停，明暗不定，她身上涌起一阵阵的冷，仿佛这会儿正站在室外的冷风里。当一股悲情涌上来的时候，她拿起了酒杯。她想到了不知是死是活的梅婷。她不想她死，心里还在祈愿，别死，别死，别死，就算你是我的敌人，我也不想让你死。舌尖柔柔地触到了杯里的酒。那酒，就顺着舌尖、舌中、舌根一点点起来，然后包围住了她的整个口腔。于是，她性子一猛，喝了一大口，四条汉子一齐殷勤地鼓起掌来。

“好，好，好。”他们叫着。

草根一族站了起来。“妹子，好样的。”

“喂，你们怎么不喝？”她又倒了酒，举起杯，对着那几个男人一个个敬过去。每个人一小杯，她连喝四杯。

“女中豪杰啊！”草根一族拍着桌子，一声叹息。

“有烟吗？我要抽烟。”于是，就有烟递了上来，塞进了她的嘴里。火也起来了，有人忙着给她点烟。一缕青烟从鼻孔里

游出来，她看着四张脸，四张脸都惊愕不已。大力士用筷子敲打着瓷碗，他们又开始唱歌。她却开始咳嗽，咳得眼泪往外飞。她不知道烟是什么滋味，但现在就想抽，不停地抽。不仅如此，她还要喝酒。头还在胀，她不管。她摇摇晃晃地站起，像君主一样俯视众生，她的面前是一盘盘菜和一个个头颅。这些人，除了尤大，以前都不熟悉。她不需要认识，有时，她觉得陌生会更好相处。

他们摇头晃脑，在唱《天路》。她也唱。其实，大家都跑调了，那高音只冲了三分之一，就急转直下，但谁也没停下来，依然唱得欢畅。唱的时候，那个小男孩躲在门后偷窥他们，那双眼睛里满是好奇。溪水听不见了，歌声好像要把屋子拱起来了。

此时，客栈的主人出现了，一个很黝黑的汉子。“这个天危险，好像变了。”他这样一说，大家一下子静了，然后就像受判决一样，有些泄气。出发前，他们一直在祈求天气，还特意一起去庙里烧了香。现在，都呼啦啦地挤到窗口，看窗外。天色阴郁，浓得化不开，风也阴沉了，地上的灰尘和土渣都跟着跑得欢，大家顿时收住了笑意。

风又直、又冷，窗子砰砰作响。少顷把窗子关上，还把冲锋衣裹了裹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影子闯了进来，同时带进的还有一股杀气。

“谁让你们喝酒的？”那声音大得吓人。

三

尤大回来，就发了一通脾气。

“谁提出喝酒的？到底是谁提出来的？”他的手指横着，指向每个人。他的脸成了绯红，一副不饶人的样子。大家一声不吭。嫣子也低着头，只当没听见。

“明天就要登山，你们却在这里喝酒，是玩命啊。登山可不是游戏，是需要认真对待的，是有危险的。危险，你们懂吗？你们以为就爬一座小山包？这是对自己不负责，对大家都不负责。”

她用肘撑着脑袋。头又痛了，像裂开来一般，身子飘得厉害。看出去，尤大有多个影子，重叠着，分开着。她睁开一只眼，努力地瞄着他，让他沉稳下来。刚才尤大说是一场游戏，她觉得说到了心坎上。她就是抱着游戏的心态来的。就是，就是来游戏的。她原本就是这样想的，现在也是这样想的。

一个月前，她去路游俱乐部找尤大。尤大正带着少顷、大力士在挥汗训练，男性的荷尔蒙在她面前隐约可辨。当她告诉尤大也想去登山时，他一脸惊愕，同时一口拒绝。“不行，这怎么可能？你不可能跟我们去的。”训练房沉闷、压抑，男人们的

目光在她不留意的时候压迫过来。听完尤大的话，她猛吸了几口气，一屁股在地板上坐了下来。她决心熬，熬到他答应为止。他们在训练器械，关节咯咯作响，还有深呼吸时，浓烈的男性汗味几乎把她熏倒。当他们到河边的绿荫道上跑步时，她也跟去了。她贴着尤大跑，坚定地说，她要去，不去不行，不去就闹！不去绝不会罢休！

几天后，尤大答应了。他受不了了，也可能是受了感动。这颗心柔软、炽热又坚定，令他拒绝不了。“我只好破例了，全力助你登上雪宝顶。”他当时就是这样说的。

现在，尤大火冒三丈。客栈主人站在门口，不知是进还是退。那个消失的小男孩又出现了，他就躲在主人的屁股后面，露出半个小脸。

“如果，你们认为是来玩的，那么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们，现在就给我回去。我们登山，不需要这样的人。登山，需要勇气，更需要战胜自己。”

这时，嫣子站了起来。她站不稳，有些摇晃。“说得好，说得太对了。”然后，她一个人鼓起掌来。“你们怎么不鼓掌，领队的话句句是真理。”她把目光扫向每一个人，但每个人神情不一，没人跟她鼓掌。

“她醉了。”草根一族过来扶住她。她就势倒了下来，靠进了他怀里。她有意地靠得近些。

“送她回房去。”尤大带着命令的口气说。

“不，不要，我要你送我回房去。”嫣子面朝尤大，坚定不移地说。

顿时，尤大的表情变得古怪起来。嫣子推开草根一族，像一只掐了头的苍蝇一样，朝着尤大扑去。当嫣子靠住尤大时，他本能地后退了一步，就像挨近了火苗一样，有点心慌。大家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插话。窗外，风更大了，院子里有东西被吹翻了，一阵乒乒作响声后，又只剩下风声。

最后，尤大在犹豫中还是扶她回房。房间在后院，要穿过空地。风很烈，吹在脸上，有些生痛，但她觉得舒服。现在她浑身燥热，走了一半，突然挣开，蹲下身来，尤大吃了一惊。原来她吐了，一个接一个地打着恶心，胃里的东西翻滚，吐得遍地开花。

回到房间，尤大把她放倒在床上。她的目光像沾了胶水，没有离开尤大。

“对不起，领队，我真的对不起，我惹你生气了。对不起，太对不起了。”尤大想说什么，叹了口气，没说。他在床沿上坐了下来，点了根烟，烟气从鼻孔里袅袅而出。

“我知道我给你添麻烦了，可我心里烦，我烦啊。”她说。

“为什么烦呢？能说说吗？”

她摇摇头。“让悲伤一直留在心中，让悲伤就埋在雪山吧。”

尤大叹着气，沉默着。“看来，我答应你来是个错误，我不该

同意的，怪我心太软。你是不适合来登山的。”他把烟抽完，用脚底挫了挫烟蒂，狠狠地踩灭。“我当时就应该坚决些。”

他的话就像一盆冷水，劈头盖脸浇过来。她的头靠在枕头上，手臂无力地下垂，满脸忧伤。然而这仅仅持续了一小会，尤大的话反倒是刺激了她，挑动了她。她觉得内心有一股飓风在形成，在一点点地膨胀开来。

“你不要小看女人，女人的耐力是远远超过男人的。真的，你现在是小看我了。”她伸出手指，笔直地指着他。那手指就像钢钎一样坚挺。

“希望是如此。”说完，他就朝屋外走去。

“尤大。”她叫了他一声。这一声叫得温柔，跟她平时的声音完全不同。他停住了。“领队，你再过来一下行吗？”

她的声音变了，变柔弱了，却有一种软绵绵的磁力。他呆立在门口，看着黝黑的过道，想了想，便往回走。他走动时，地上的木地板在嘎嘎地作响。他看到她眼中火热的光。

“领队，我冷，你能抱抱我吗？”

他的脚步不安地停了下来，还来回地拖沓了几下。此刻，他满脸通红，也满脸茫然。他肯定被她这句话给震住了，站着那，一动不动。然后，又转过身去。他的背影孤独又凝重，就像一座沉默的小山。一下子，四周很静，连前院的喧闹声也消失了。她期待这个背影再次转过来，用一种热切的眼神来迎接她，同时还

期待一种更大的不确定发生。

僵持了半分钟，那背影动了，他朝外走去。“你休息吧。”他冷冷地抛出这么一句话来，连头也不回。

“真不像个男人！”她冷冷地抛出这么一句话来。

四

温度降得奇快。她缩在睡袋里。

闭上眼，还是梅婷、梅婷、梅婷。立群很少出现，最多的还是梅婷。

她和梅婷合用过一个睡袋，双人睡袋。那是在楠溪江边，她们枕着江水而眠。楠溪江清澈、宁静。她们那时热衷于户外运动，背着大背包，翻山，越野。有时，就搂着一起睡，像情人一样。梅婷的皮肤光滑，摸上去手感很好，有弹性，还带着一种清香。现在，她仿佛还能闻到那种熟悉的味道。

她想打电话问问立群，但这个愚蠢至极的想法，终究不可能实现。她不可能给立群电话，不可能，绝不可能。黑夜加重了她的害怕，她怕梅婷死。梅婷的肚子里已经有了小孩，如果她死了，就是两条人命。她死了，那么她就是直接的推手，这

是她无法面对的。翻了个身，又翻了个身。她，一个弱女子，此刻正被那座雪宝顶压着，喘不过气来。立群发了两条短信后，沉默了，再也没了梅婷的音讯。她倒是期望他还能发来，及时告诉她有关梅婷的情况。她还是想听的，她表面虽在抗拒，但内心还是在期望。

外面生生地静了下来，奇怪，连风声好似也没有了。这种安静是城市里没有的，静得令人生畏。为什么要割腕呢？有这必要吗？如果真的要割的话，不应该是她呀，应该是自己呀？嫣子这样胡思乱想着。

许多年前，第一次去梅婷那家“嘉兴鲜花圃”时的情形历历在目。那是一个晴天，阳光明媚，空气洁净。梅婷从里面走出来，款款身影，充满线条和气质。她想，当一个女人和花卉联系到一起时，是会存在魔力的。她第一次认识梅婷时，就感受到了这种魔力。她就站在面前，看着梅婷插花。剪刀在她手中嚓嚓地响，修剪着枝条和叶子。就像变魔术一样，一会儿功夫，一盆赏心悦目的扦插盆景就在面前诞生了。她被眼前这双神奇的手折服了，怎么能插出这么好看的花来呢？

那天，梅婷身着自己设计的衣服。那是一件毛衣，粗线条，却别致，穿在她身上女人的韵味就荡漾了出来。还有一条小围巾，上面有古怪的现代图案。这些图案，在嫣子眼里，怎么也不会与美沾边的，可围在梅婷的脖子上却散发出与众不同的味道。梅婷